



微型小说

回无字仓颉

雾

天气凉了。
从交通台节目中得知,节令已至霜降。
车内仍温暖如春。
他将车开到自家楼下,停稳。扳过她的脑袋,吻。仿若最后的疯狂。
她挣扎:别,别这样!也不看看在什么地方!
他不理,继续加力。
她用拳头捶他:疯了疯了!就差这一会儿吗?!

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他家楼下啊!都可以看到他家厨房,甚至能感觉到里面忙碌的身影。万一,女主人忙里偷闲地朝下看,这种不带反光的车窗,恐怕会将车内的秘密袒露无遗!

平日理智周全的部门经理,今天怎么了,竟也这么疏忽大意?真是疯了,疯了!

她又气又急,隐隐又有些甜蜜。还不是因为她嘛。除了自己,谁还能让他不择时机,不分场合,风度全无?只有她啊。

她拧拧他的脸蛋:哎哎,理智点傻瓜!你不怕她往下看啊?

他止住动作,意犹未尽地整理衣装。
她仍傻乎乎地问:你,真不怕啊……

嘿嘿,他回拧一下她的脸蛋:小傻瓜!甭担心,这个时候,她一般不会看到的。
为什么?她更加好奇了。

现在啊,她往往正在厨房炒菜做饭,里面的热气会在窗户上蒙一层雾,根本看不到外面。喏,就跟浴室里洗澡一样,一个道理。

她豁然开朗。原来是这样!

下了车,他回头:车你还开走,明天早点接我,别误了公司晨会。

好,好……她含糊地答应着。
他抛了个飞吻,上楼。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木然地握着方向盘,脑子里一片空白。起雾了,“丰田”挡风玻璃上朦胧一片,不得不打开雨刷。此刻,他正在干什么呢?定是坐在明亮的饭厅里,品味着方才厨房里的成果吧?朦胧的橱窗,柔和的灯光,欢快富足的一家人……

车行如飞,就要到她家楼下了。
她没有勇气抬头。她知道,那一方橱窗,不会有朦胧,不会有亮光。尽管,窗外也有霜,也有——朦胧的条件。

她鼻子一酸,眼泪簌簌而下。

掏出手机,发了条短信给司机——这辆经理用车的专职司机。平日里,司机形同虚设,车几乎成了他和她的私人专车。

“刘师傅,麻烦你前来取车,吴经理明早有晨会。”



灯下漫笔

回仲利民

椅子绝不仅仅是椅子。

常常,为首的那把椅子上坐着众人尊敬的人物,别的人对他俯首帖耳,即使那把椅子空着,即使有人蠢蠢欲动,却也忌惮椅子之上的势力,不敢轻举妄动。椅子代表的是权力、威严,还有令人惧怕的某种隐藏的力量。当然,这些都是椅子之上的,与我这篇文章主题不大,我想要说的是椅子之下的事。

椅子之下是什么,当然是它的腿了。普通的椅子,四条腿,四平八稳,妥当,安稳。椅子在诞生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在它不断地使用与进化过程中,开始了变异。

我曾经去过一个乡村采访,那是一个贫困的乡村,村里主要劳力都去了城里打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卖自己剩余的体力,用来换取贱价的几张单薄的钞票,留下的是妇女儿童和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是中国目前乡村最常见的景象。无论出去的,还是留下的,他们都是椅子中缺失的那条腿,把本来完整的椅子生生地拆掉了。

中午时分,我在靠近村头的一个家庭里见到了一位妇女在招呼两个孩子吃饭,坐在那里闷声吃饭的还有她的公公,她的丈夫去了苏州



在不长的从教生涯里,经常遇到老师劈头盖脸地批评犯错误的学生,而且不容学生辩驳,气急了甚至还动手体罚学生,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而相反,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捧在手里怕捧着,含在口里怕化了,让孩子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小皇帝”。虽然他们都是出自对学生和孩子的爱护,但事实证明效果并不理想,逆反心理很强的学生要么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从此更加沉沦;要么动辄顶撞家长,甚至以离家出走相要挟,让老师、家长甚是头疼。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家浇地的往事。

小时候,家里穷,劳力少,因此每逢旱天就幻想老天能普降甘霖,不到地里早得冒烟是不轻易浇地的,直到地里的庄稼都快成柴火了,父亲才和两个叔叔商量出钱出人浇地的事。我们三家的地块挨边,浇地时总是浇完一家再浇另一家。每到浇三摊家的地时,她总希望多浇些水,直到田地成了汪洋,水快漫住了禾苗,只露一个梢尖才罢休。

椅子有几条腿

一建筑工地从事泥瓦工,连农忙时节也不回来。他们仔细地算过账,来回的车费,还有农忙时节加倍的工资,足以抵得上他们家地里一年的收成,所以地里只有她一个人劳作,能收多少就收多少,无所谓了。在经济利益的背后,他们之间肯定还会丢失情感、团聚、温存以及恩爱,但是在强大的生活压力下,也只好无奈地任其散落。我见到饭桌边歪倒着几张三条腿的椅子、凳子,它们以及他们都在默默地盼望着团聚与完整的时刻。

而有的家庭则永远也无法等到修复的时候了。本来是丈夫出外打工的,可是丈夫老实、木讷,一年也没有挣来多少钱,妻子就让丈夫留守在家,她外出为家庭谋生路。她,一个乡村女人,没有技术,没有特长,没有更多的智慧,同样也没有赚更多的钱,但是她又不安于这样返回那个贫困的乡村,在煎熬中,她逃离了那个家庭,飘荡在城市里散发着酒臭与灯红酒绿的各种场所,再也回不去了。

我还见过两条腿的椅子,是在马戏的节目中。这把椅子本来是几条腿,我实在不知道,但它出现在我面前却仅有两条腿,残缺而又真实。开始,它是靠在一块站立的木板边,等到需要时挺身而出,演员出场了,它被带到前台,两条腿的椅子,在演员独到的平衡技艺下,成功地完成了椅子的重任。出色的技艺,加上独特的道具,两条腿的椅子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宗月大师的椅子则空无一腿。“宗月大师俗名刘德绪,出身于世家望族,不但世代书香,

而且历代做官,是皇室内务府人,极为富有。就是这样一位富家子弟,却以做善事为乐,常常舍财捐资,发放冬赈,兴办粥厂。再多的钱财也吃不住这样只出不进的消耗,加上生活突起变故,他出家做了和尚,而他的妻子与女儿则去了尼姑庵当了尼姑。宗月大师,不!他那时还不叫宗月大师,叫刘德绪,该尝尽世态炎凉了吧?事实也是如此。在北京的西直门外向梁桥畔的小吃摊前高呼:“芝麻酱面,最高生活!”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落了泪。四平八稳的生活不要,硬生生地自己拆卸去椅子的腿脚,过着这种蹩脚的日子。

而当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一些和汉奸们有勾结的所谓慈善机构,纷纷邀请宗月大师出山,给他两百元的月薪,他当即拒绝。

日本人请他出访日本,庆祝“满洲国”成立10周年,他推辞。

伪满洲国“皇帝”请他去当“国师”,他还是不去。

原本丢掉的椅子腿,又有人利用他慈善家的巨大影响,一条条地找回来要给他装上,他却坚决不接受。他满意自己目前的状态,他不需要那四平八稳的椅腿。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像宗月大师这样不要椅子腿的人有多少呢?他们,都会活在芸芸众生的记忆里不死!

椅子上面是势力者的权力与威严,椅子下面是草根民众的呻吟与血泪。椅子有几条腿?拷问着椅子上面张扬的权力,也怜悯着椅子下面无奈的艰辛。



人生讲义

回王雪涛

爱与灌溉

然而,接下来庄稼的长势却事与愿违。水没有渗完时,禾苗一直在水中泡着,奄奄一息。水干后,风一刮,土壤表面龟裂、板结,出现很深的裂缝,像干涸的河床,禾苗根系在裂缝里暴露无遗,水分大量蒸发流失。

先前大旱,浇过一次又涝了,不几天又旱了,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短短几天里庄稼非旱即涝,幼嫩的禾苗哪里经得起这么一惊一乍的折腾,本已弱不禁风的幼苗很多天还缓不过来神。相反,那些得到水较少的庄稼却长势旺盛,枝繁叶茂,丝毫没有孱弱的迹象。

上大学后读的是农学系,才知道当时的灌溉方式叫漫灌,在所有灌溉方式中最浪费水、效率最低。而且漫灌后土壤水分呈饱和状态,导致土温偏冷,同时土壤板结,含氧量减少,妨碍根系的分化,致使根系生长缓慢,影响庄稼的生长发育。但由于简便易行,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成为当时乡亲们的首选。

比漫灌相对先进的是喷灌。喷灌是用旋转

式水龙头向四周喷射,使水通过喷头以水滴降落田间的灌溉方法,由于比较均匀,这样不会出现积水淹没庄稼和土壤板结现象,技术含量也相对较高。

目前,最先进的灌溉技术是滴灌。滴灌是通过毛管将水一滴一滴均匀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土壤中的灌溉方式。由于滴水量小,水滴缓慢而均匀地渗入和扩散,而土壤表面并没有水,这样就尽可能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和径流等损失,而且具有省水、节能、增产等作用,用最少的水达到了最好的灌溉效果。但同时也投入最大、技术含量最高。

水满则溢,爱满则溺。教育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有时候,不讲方式、毫不保留的爱是一种戕害。爱不在多寡,而在施爱的方式、时机和爱抵达的位置。暴风骤雨式的爱和汹涌成江河的爱并不一定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可能让人窒息。爱哪怕只是一滴水,但只要能抵达心灵,就能滋润灵魂,开出爱的花朵。

独家连载

我要富贵 (三十五)

林雪 著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新一代知识精英“玉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

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大众文艺出版社

李伟,不知他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

急急赶回家中,上楼梯时,看到房间有红黄的暖暖的灯光从门缝漏出,知道李伟在家,我紧着的心放松了一些。

今晚,他难得没有出去。

李伟正坐在桌前看书,见我进屋,他起身拥我在怀。

我轻拍了一下他的脸,说:“我今天在省政府门口看到一广场的人在游行示威,都在要求深化改革,加快改革进度,也许,这次人事制度真的要改革了,我们有希望了。”

我的脸上,也闪过一种热切的光。

“你去过广场了?以后别去啦。”李伟下意识推开了我。

他见我沉默,抚摸着我的头发说:“我们现在在外面,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无所有,随时都有被人吃掉的危险,我们要迅速地壮大自己,赚到很多的钱,这才是抓得着的能把握住的东西,其他的都太空、太假,我们管不了。听话,啊。”

“你那工程怎么样了?”

我忽然发问。近三个月来,他每天为望海工程忙进忙出,奔波操劳,却很少提到它的具体情况。他不想多谈,我也就不便多问。

“不是想的那么顺,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他已经三个月没往家拿回一分钱了,我怎么敢放心,我看到了他眼中的一丝忧郁。

王锋打电话来,说中午请我吃饭。我们去了

群众游行要求加快人事改革

今晚陈生又来加班了,他坐在里间的办公桌前,写写看看算算,显出专心认真的样子。

快下班时,他到我桌前,站着看了我一会儿。我抬头望他,他微笑着说:“你没去游行?”

“没有。”

他不再说话,转身走了。

我回身望了写字间大厅,果然写字间里少了好多人。

下了晚班,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骑车去海口市政府门前的广场。

车过“招工墙”时,只见原来贴满各种各样招聘广告的大墙上,现在层层叠叠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标语。

我意外地看见王锋站在一大群人中的一块石头上,讲着什么,声音激昂。

等他讲完,我连叫“王锋”,并跳起来,向他招手。

他见到我非常惊喜,快步走过来,夸张地伸开双臂拥抱了一下我。

我们走到人少一些的地方,各自交流了一下自己的近况,得知他已是xx电脑公司海南分公司的经理,我很高兴,握了他的手,祝贺他。我问他有没有若芬的消息,他说没有。

我扶着车在人丛中东窜西钻,我忽然很想